



唐 駁 著

學 習 与 戰 鬥

學 習 與 戰 鬥

唐 毅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·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作者解放以後所寫論文雜感的詩集。其中包括政治鬥爭、思想批判、社會雜感、文藝論文等數種的文章，有銳利的諷刺，也有具體的分析。特別是在對電影武訓傳批判、通過反動思想批判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，作者一方面結合事實，對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批判，一方面以雜感的形式，暴露了反革命分子的陰謀和罪惡，從這裏吸取經驗和教訓；此外，也有一些是爲和平運動和反對創作傾向而寫的詩什。

學 習 與 戰 鬥

唐 弢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二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五五號

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售

*

書號 867

開本 787/1092 1/32 印張 73 8 字數 126,000

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8,400 定價 0.65 元

序 言

這是我在解放後所寫的論文和雜感的一部分。根據性質的不同，分成五輯：一、對電影武訓傳批判；對胡適反動思想和胡風反革命集團作鬥爭的文字；二、社會雜感；三、政治雜感；四、文藝短評；五、爲和平運動和文化交流而作的紀念性的篇什。

我把這些收集在一起，名之曰學習與戰鬥，固然可以解釋成爲：其中文字，有些是應戰鬥的任務而執筆的，有些則是學習的紀錄。但我的本意更在於說明：學習與戰鬥是分不開的。學習中有戰鬥；而在戰鬥中，又的確可以學到許多重要的東西。

我想：我們是必須戰鬥的。

使我唯一感到慚愧的是：我的戰鬥還不够出色，這，也就反映了我的學習還不够努力。我時時記起魯迅先生的話：『當我沉默着的時候，我覺得充實；我將開口，同時感到空虛。』這『空虛』乃是我自己的『空虛』，時代是這樣的偉大和絢爛，作爲集體之一員，我們每個人，更有必要使自己充實起來，豐富起來。

但我仍不憚於『開口』。對於一個從事文學工作的人，『開口』就是戰鬥，在階級鬥爭極度尖銳的今天，絕對不能允許閉却我們手裏的武器。爲此，我特地選了羅馬尼亞雕塑家尤·奈斯塔西（Justin Năstase）的吹號者，作爲封面的飾畫。這是對我自己，也是對所有能夠看到這本小書的同志們的號召：對戰鬥和學習的號召！

再說一句，我們是必須戰鬥，必須從戰鬥裏學習的！

唐 毅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

定價 六角五分

目次

序言

缺乏政治的敏銳性和嚴肅性		三
在電影『武訓傳』的討論中		一一
掃除主觀主義的作風		一五
『述懷』詩考		一七
『扮演者』的尾巴		二〇
『壓寶』的故事		二四
論『一點一滴』		二八
『理未易明，善未易察』		三二
在『蒼蠅』上碰了頭		三五

『戲台裏喝采』……………三九

不許胡風歪曲魯迅……………四三

魯迅決不會爲胡風『辯護』……………七四

我所接觸的胡風及其骨幹分子的反革命活動……………七九

『裝死躺下』……………九五

『且打滾且作戰』……………九七

釋『他』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
論『難爲水』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二

這樣的『功名』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『意見箱』的意見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騙子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眼睛看着鼻子的人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『特殊』人物一例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善於謀己，昧於知人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『身首異處』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『做戲的虛無黨』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
三

接受國際主義的教育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
友敵分明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
談『羊毛』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我們的眼前有兩個世界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變了狗的『獅子』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人民的聲音是偉大的力量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
比較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
四

文娛活動中的浪費現象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
寫人……………一六八

堅持批評的原則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
思想改造……………一七三

糾正粗暴的偏向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
及時地反映生活和鬥爭……………一七七

『符咒文學』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
『由天』哲學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發掘得更深一些……………一八七

這只是個人的經驗……………一九一

熱愛祖國的文學作品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談魯迅的雜文……………一九九

五

『生命的完美和喜悅的氣氛』……………二〇五

新的鼓舞……………二〇九

和平的奠基石……………二一二

維克多·雨果紀念……………二一五

高爾基作品在中國……………二一九

爲和平的藝術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缺乏政治的敏銳性和嚴肅性

電影武訓傳的出現，完全暴露了我們文化界思想的混亂。

這不是單純的一個編導或者一部電影的問題，對於武訓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論斷，是久已存在的，我們一直沒有對這種錯誤進行批評，在文化思想領域內，我們是太長久地沒有進行嚴肅的批評了。電影武訓傳正是承繼這個錯誤，使似是而非的論斷更肯定，更具體，從而發揮它的迷惑作用的。這種錯誤思想的植根相當普遍。從編劇、導演、攝影、試片、公映，一直到報刊的批評，整個過程中所表現的輕率、浮誇、模糊、人云亦云的情況，充分地說明了我們的文藝工作者——特別是上海的文藝工作者還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，沒有深入體會毛主席的文藝思想，沒有站穩階級立場，缺乏高度的政治的敏銳性和嚴肅性。

這正是文藝思想混亂的根源。

如果說電影編導者根本沒有意識到武訓對當時社會所起的阻礙作用，如果說表揚『武訓精神』的陶行知先生們根本沒有接觸到武訓的反動本質，因而形成對武訓的錯誤的評價，

這是不確切的。恰恰相反，他們都意識到而且接觸到了。首先，我們來看孫瑜先生自己的話：

我們把幾十年的傳統歷史用批判的眼光來描述他了。武訓的行乞興學是失敗的。知縣贈衣，撫台賞銀，光緒皇帝恩准修造牌坊，不過是統治階級利用他來緩和一下當時農民暴動的政治手段而已。●

其次，我們再來節錄一段育才學校校長馬侶賢先生的文章，他回憶了在重慶時提倡「武訓精神」的經過：

可是在這同時，我們心裏存在一些疑慮，朋友們也給提出一些意見。就是武訓先生值不值得我們這樣的贊揚？他是一個苦行主義者，爲着聚錢興學，不惜毀壞身體：打他一拳兩個錢，踏他一脚三個錢，喝饑水，吃瓦片，爬地作馬狀給小孩騎，這都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也是不值得提倡的。再說他的方向不明確，辦義學給窮孩子讀書，但讀了書又做什麼呢？給地主惡霸欺侮，毫無反抗精神，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，也是不值得人們學習的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考慮的。●

● 孫瑜 編導「武訓傳」前後。

● 馬侶賢 「武訓傳」觀後感。

他們的話是說得如此清楚，如此明白，不幸剛剛碰到本質，馬上又回過頭去，遊移在現象上面，撇開實踐效果，飄飄然的去追求所謂『武訓精神』了。苦行使他們感動，『爲窮人』的招牌使他們目眩神移，『盡其在我，堅持到底』的辦法使他們拍手叫好。小資產階級的激情主義發揚無餘。他們再不顧進一步『考慮』、『不值得提倡』、『不值得學習』，『不過是統治階級利用他來緩和一下當時農民暴動的政治手段』這一正確的論斷，却去盡情地讚揚，盡情地歌頌，使這個封建社會的小丑在許多人的眼裏慢慢地高大起來，成爲『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、勇敢、智慧的崇高品質』，『被壓迫、被侮辱、被殘害的農民階級的先覺者』（李士釗）了。

他們終於陷入了這個完全不符合於歷史事實的論斷。

惟其如此，這個由主觀幻想所捏造出來的『英雄』，這個被譽爲『農民階級的先覺者』而實際不過是封建社會的小丑武訓，替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工作帶來了許多麻煩。事實和論斷的距離是如此之遠。要把奴才塑成『英雄』，把乞討喻爲『勤勞』，把放高利貸喻爲『智慧』，把磕頭、下跪、喝饑水、吃瓦片喻爲『勇敢』，把醜態喻爲『鬥爭』，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電影武訓傳故事的演進中，編導孫瑜先生一直在文飾，在掩蓋，在彌縫，在爲所有可能發現的矛盾作着解釋。他讓小桃來鼓勵他，讓周大（雖然這個人物是被處理得如此失當，

乃至成爲污蔑中國農民革命的一個歪曲形象）來陪伴他，讓他輕視『樂善好施』的牌坊，讓他拋掉黃馬褂。

孫瑜先生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。

然而，奴才的背脊骨是扶不直的，任何高手都無法使封建統治的擁護者，由妥協走向投降的奴才成爲『無產階級的鬥士』。因此，『英雄』武訓的精神，好比他身上披着的襤褸百結的服裝，依舊留下了無數的破綻。怎麼辦呢？正如武俠小說裏危急時飛來祥雲一朵，出現了梨山老母一樣，作爲這種錯誤論斷的救星，最後是：歷史條件的限制。

不錯，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，批評一個歷史人物必須從他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，我們不能以今天的尺度來衡量古人，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要求套在百年前古人的身上，那樣做是不恰當的。但是，我們有充分理由，要求一個被讚揚被歌頌爲『農民階級的先覺者』，一個無產階級的英雄能够具有他那時代的最高精神，能够推動當時的社會前進，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，而不是那種無原則無立場的、堂·吉訶德式的勇敢與苦行。

武訓是不是堂·吉訶德呢？我的回答是：不是，一千個一萬個不是。然而我們的讚揚者和歌頌者，撇開本質而着眼於現象的電影武訓傳的批評者，把表面的、抽象的所謂『武訓精神』狂熱地捧了一通，這是完全把武訓當作堂·吉訶德在看待；因而，這樣的讚揚和歌頌，也

完全是堂·吉訶德式的。可是，武訓本人不然，武訓是有原則、有立場的，不過他的原則和立場恰恰和我們的要求相反。他辦義學，說是讓窮孩子讀書，讀了書不再受人欺負。義學所請的教師是進士、孝廉、拔貢，教的是『四書五經』，『學而優則仕』，『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』。讓窮孩子可以抓住機會往上爬，釘在官老爺的屁股後面騎到人民的身上。武訓不但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，反而成了封建反動統治的幫兇。

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裏說，『每科歲考學生入泮庠增補廩者，不下一二十人。』梁任公武訓先生傳裏也說：『行之數十年……擢高第，成通儒，不可勝數。』這樣，武訓的義學便成了『讀得好當幫兇，讀不好做順民』的奴才製造所。如果說這是地主階級代言人主持的結果，那麼，那些地主階級代言人，不正是由武訓跪地磕頭請來的嗎？這個客觀效果是完全符合於武訓的主觀願望的，我們可以從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上獲得證明。

武訓在行乞募化時曾經唱過一支這樣的歌：

不嫌多，不嫌少，拾些文錢修義學，

又有名，又行好，

文昌帝君知道了，

准叫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。